

千山獨行

戲說毛澤東之七

● 劉昌博（自由作家，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閨房勃谿相敬如冰

唐代詩人元稹的「菟絲」：

人生莫依倚，依倚事不成；

君看菟絲蔓，依倚榛與荆。

下有狐兔穴，奔走亦縱橫；

樵童欣復擊，柔蔓與之并

毛澤東手寫上述大詩人元稹的「菟絲」

一詩，贈與楊開慧，一再暗諷楊開慧是一株柔弱的菟絲花，非要緊緊纏繞著他這顆大樹不能生存。其實，楊開慧不是菟絲花，而是毛澤東頭上的「緊箍咒」，要不緊緊地箍住，形影不離地盯住，他會感情走私的。

俗語說：「丈夫丈夫，離開一丈，就不是我的夫。」楊開慧內心裡即有這種不安全感，何況毛澤東儀表英挺，倜儻風流，偏又「前科累累」，叫她怎不提心吊膽？害怕又有第三者闖了進來！

他寫贈元稹的詩，使楊開慧的自尊心受到傷害，閨房裡起了勃谿；她對毛澤東故意不理不睬，形同陌路。更絕的是在晚上

，她的此一「招式」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擺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，堅拒猴急的丈夫於千里之外，難越雷池一步。

可是，白天在親友面前，尤其在女孩子面前，楊開慧又故意裝出笑臉，依偎在毛澤東身邊，表現夫妻恩愛、鶼鶼情深的模樣。她的這一手法，搞得毛澤東啼笑皆非。他心中後悔不該諷笑她是柔弱的「菟絲」，應該比喻她是強韌的「鋼絲」才對。

轉移重心投注黨務

毛澤東充沛的精力、豐富的熱情，不能老是憋在心裡，鬱悶久了，有傷身體，會喪失鬥志。他向來具有不服輸的反叛性格，不會對老父認錯，怎可給妻子低頭？於是，他打起精神要把全部的精力和熱情，投注於黨的組織工作上去。

他是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，為了擴展組織，獲得掩護，乃將此區委會的秘密機關，遷往長沙吳門外的清水塘。這裡有一棟三大間的舊茅屋，門前有兩口池塘，四周是菜園

，地勢偏僻，環境清幽安靜；雖說看起來毫不起眼，但卻是一個展開革命工作的好地方。為了掩護工作起見，楊開慧堅持把她的母親搬來同住。

毛澤東在這裡的工作，異常繁忙；每天要草擬文件，撰寫文稿，熱情接待來訪的工人、農人、婦女和學生。上述的工作，楊開慧有時從旁給予協助，尤其像陶斯咏哪樣的女會友或女同志來訪，她更是主動地出來招待，搬椅凳、倒茶水，甚至下廚作飯菜款待。毛澤東常於夜間招集各地幹部同志前來開會；楊開慧便抱著襁褓中的兒子岸英坐在大門口餵奶，無異是在「站崗放哨」。

由於，楊開慧的這些表現，黨組織同志都齊聲誇讚她是賢妻良母；有的更說她和毛澤東是一對「模範夫妻」。毛澤東聽在心裡，五味雜陳，有苦說不出。

經過半年的努力，他的心血沒白費，中共湘區的黨員人數已增至三百人以上，親民學會的會員有兩百多人，學聯會的會員擴至七百多人。三個組織的成員雖有重疊，但人

數已逾千人以上，則是不爭的事實。

旅途珍重野花勿採

毛澤東為鞏固基層組織，加強黨員和會友的向心力，決定親赴全省各縣市視導，徹底瞭解各地的實際狀況，俾使鬆散的組織，堅強地凝結起來。陶斯咏要求和他結伴同行，他就心會打破楊開慧這只醋罈子，婉言拒絕了。他堅決表示要「千山獨行」，隻身前往，才能了無牽絆，集中心力做好視導工作。

這一年的初冬，毛澤東離家遠行，楊開慧不原諒他，竟然不去送行；只託他的二弟澤民帶一封信給他。毛澤東在車站拆開一看，原來是楊開慧所寫的一首詩，顯然是針對他日前贈她的「菟絲」一詩有感而發。全詩如次：

「勸君莫貪杯，貪杯易債事；
酒是淫之媒，色字頭上刀。
多少英雄漢，敗落酒色關；
旅途須珍重，野花勿亂採。」

這是楊開慧一片好心，勸他在旅途要戒絕酒色，不可荒唐，搞壞了身體。可是，毛澤東嗤之以鼻，認為是婦人家疑妒心重，婆婆媽媽、囉囉嗦嗦，好不煩人，男人嘛！出門在外，偶爾喝幾杯酒，或逢場作戲一番，只要不傷大雅，何必過份拘泥？

行獨山千

湖南是我國西南一個大省，轄區內擁有六、七十個縣市；全省東、南、西三面為山

地或丘陵；中北部地勢低緩，略成一個以洞庭湖為中心的馬蹄形盆地。

由於，他領導的黨、會組織成員在中北部較多；他決定首先視導環繞於洞庭湖濱畔的縣市。這一帶是魚米之鄉，所謂的「湖南熟，天下足」，也是我國大米倉之一。

遊洞庭湖心曠神怡

毛澤東嚮往洞庭湖美景已久，趁視導之便，暢遊洞庭湖。它是我國第二大淡水湖，位於湖南北部，北面通長江，西南兩面納湘、資、沅、澧等四大河流，面積廣達二千八百餘平方公里。

洞庭之名由來久遠，屈原的「九歌，湘夫人」篇中已有「洞庭波兮木葉下」之句。又據「湘妃廟紀略」述說：「洞庭蓋神仙洞府之意」。

因洞庭湖內煙波浩渺，港汊縱橫，泛舟湖中，可遙望岳陽樓，慈氏塔等名勝。湖中的君山，煙籠霧繞，彷彿蓬萊仙島，名勝有二妃墓與酒香亭，山上盛產湘妃竹及銀針葉。毛澤東和黨、會同志遊抵此處，在酒香亭觀賞湘妃竹，暢飲湘釀美酒，口啖銀針菜的美味，心曠神怡，正如劉禹錫的詩所云：「遙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銀盤裡一青螺」，青螺即指君山。

洞庭湖平靜時，有如銀盤落地；風起波翻之時，又如萬馬奔騰；孟浩然的詩有：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樓」，就是最佳的寫

照。濱湖的岳陽、汨羅、常德、益陽等十一個縣市，是財豐物阜的精華地區。

毛澤東還想爬登君山的最高峯，經同行友好勸告：算時間已不容許，應趕快回航；太晚了倘在湖中遇到「湖匪」打劫，輕則破財，重則喪命。

在回航的大木船上，據哪位撐舵的船家稱；湖中搶劫的所謂「湖匪」，其實並非真正的職業強盜，而是環湖各縣市的漁民和農民，迫於生計，才鋌而走險的。像「水滸傳」上的一百零八條好漢，莫不是逼上梁山的。

探詢民隱恍然醒悟

經毛澤東向同行黨、會同志探詢：始知洞庭湖沿岸地區，雖說是魚米之鄉，但各縣市官吏橫徵暴斂，貪污舞弊，賄賂公行；因他們是戰勝的軍閥所指派。各路軍閥內戰，勝敗無常；故而地方官吏經常更換，都存有趁機撈一票的心態。地方上的土豪劣紳、幫會首領、地痞流氓，又與官府勾結，欺壓善良、魚肉鄉民。結果社會上貧富懸殊，富者田連阡陌，有錢有勢，作威作福；貧者家徒四壁，無隔宿之糧；再加上苛捐雜稅，勞役徵繁。漁民在湖中，農民在田畝，終年勞苦，得不到溫飽；試想怎不鋌而走險，淪為湖內或山嶺的盜匪？

毛澤東聽罷船家及黨、會友們的述說，心情沉痛，恍然醒悟，他以前在「湘江評論

「上發表的政論，主張用和平方式改革中國政治，是不切實際的。因為，殘暴的軍閥、貪污的官吏、地方上為富不仁的惡霸、鄉野裡魚肉善良的劣紳、市井中欺壓弱小的流氓，不是用「忠告」的和平方式可以掃除盡淨。欲徹底解決中國政治上及社會上的問題，非師法俄國列寧的主張；採行流血革命、階級鬥爭及農工暴動等非常手段不可。」

他遊罷洞庭湖，來到岳陽市，遂到「洞庭天下水，岳陽天下樓」的我國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一遊。在樓上他遍覽了唐代詩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劉禹錫等先後登臨，所寫下的不少傳誦千古的詩篇。然而，最使他有同感的，是范仲淹撰作的「岳陽樓記」文中的名句：「先天下之愛而愛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表達了其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。

毛澤東此時立誓要效法先賢，要為拯救陷溺於水深火熱中的黎民百姓而奮鬥，哪怕是毀家紓難，頭斷血流，也在所不辭。

於是，他告別洞庭湖畔後，決心不顧己身的安危，要前往湖南東面與江西接壤，最貧瘠、治安最混亂的山岳地區視導；雖然此一地區黨員及會友最少，但認為欲徹底瞭解民間疾苦，愈貧苦，愈危險的地區愈應該去。

遭匪綁架或階下囚

仲冬的天氣裡，毛澤東穿著一襲夾層有

薄綿的藍布長衫，肩上揹著簡單的行囊，跟在六、七位趕路的行商後面，一邊邁步前進，一面欣賞山景。山上的樹木，已經早把枯葉脫盡，帶了病容的陽光，慘白地洒在高山峻嶺上，洒在枯黃的雜草上；只有幾隻烏鴉在老樹上啼叫，音調是哪麼的淒涼，大有「老樹昏鴉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的感受。

這一帶正是湘東的山岳地區，包括有一千公尺以上的幕阜山、九嶺山及武功山等，它們和湘、贛兩省交界的井岡山相距不遠，是洞庭湖和鄱陽湖的分水嶺。

在一個重山環峙的山谷裡，突然一聲槍聲響起，震盪了整個山谷。三、四十個身手矯健的漢子，從樹林中、草叢裡、岩石旁及山溝內，蹦竄出來，每人手中各持槍械，把他們一行團團圍住。不用問，他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毛澤東與行商們，被這一伙匪徒押到一個峻聳的山嶺上；山嶺入口處的旗竿上，飄揚著一面黃色大旗，上面寫有十二個大字：「九嶺山寨好漢，替天行道英雄」。

九嶺山是由大小九個山嶺組成，位於湘、贛兩省接壤地帶，方圓四、五百里；匪徒們嘯聚的山寨是其中最險峻，最高聳的山嶺。嶺上有一座破舊的關公廟，作為匪徒的棲身之所，兩旁另臨時搭建二、三十間草房。那晚毛澤東被當做「肉票」，跟其他同命運的人擠睡在草房內，吉凶未卜。

第二天清早，山寨上的所有「肉票」被叫醒起來，吃罷地瓜稀飯後；新來的押送關公廟改名「忠義廳」的正殿前，依序接受「審詢」。其目的是查明家世情形，然後決定贖金的多寡，好通知其家屬前來「贖票」；否則將遭到「撕票」的悲慘下場。

在接受審詢時，每個「肉票」的雙手都被反綁著蹲在草地上，毛澤東心中十分憤怒，但在沒有王法的土匪槍口下，唯有忍氣吞聲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聽候命運的主宰。

山寨巧遇曹家鳳娃

毛澤東在等候審詢時，旁邊有一位年約二十一、二歲的女匪，一直用她哪一雙圓亮的大眼睛打量他，其銳利的目光像要透視他。這位年輕女匪，頭上的兩條髮辮披在肩上，紅布腰帶上插有兩枝短槍，槍把上的紅絲總子在腰肢兩側晃動。她俏麗的臉龐上，凝聚著一層深厚的煞氣，叫人寒而不慄；但她的模樣好生面熟，像在哪兒見過卻又想不起來。他心中暗忖，但願她真的是一位「替天行道」的女俠，而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。

終於，輪到審詢毛澤東了；那位滿臉絡腮鬍子的土匪打量了他一眼，見他斯斯文文的，不像是做買賣的生意人，倒像是個書生。

「你是幹啥營生的？」

「教書的。」毛澤東答話時，態度從容

「原來是位老師！」大鬍子土匪說：「咱們山寨正需要一位會寫會算的師爺，你是哪裡人？」

「湘潭縣韶山沖人。」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姓毛……」毛澤東的話還沒說完

「你就是咱們韶山沖『上屋場』（毛澤東故居的厝名）的毛大哥！」那位腰插雙槍的年輕土匪，雀躍地飛步趨前，將蹲在草地上的毛澤東一把拉起來說：「趙大鬍子！不必審問了，他是我家的恩人，快來鬆綁！」

「是！二公主！我遵命照辦！」

「妳，不！二公主！請問……？」毛澤東驚喜地問。

「毛大哥！你不記得我了！」這位山寨的二公主臉上浮出笑容狡黠地說：「趙大鬍子聽著，等他猜對了，再鬆綁不遲！」

毛澤東在學校裡一向以記憶力好，博學強記自傲；這回切不可栽在這個山寨的女匪手裡，他皺起眉頭，略加思索，忽然腦神經靈光一閃，不禁驚詫地笑叫說：

「妳莫非是曹阿根的三姑娘鳳娃？咱們十三、四年不見，亭亭玉立、威風凜凜，簡直賽過穆柯寨的公主穆桂英嘛！」

「啊啲！本性不改嘛！像小時候一般，嘴巴上塗了蜜，專挑好話騙女兒家！」鳳娃急呼趙大鬍子說：「還不快鬆綁！」

那些仍蹲在草地上的「肉票」——俘虜，對這幕「喜相逢」的情景，好生艷羨，皆暫時沖淡了被綁架的心中恐懼。

舊愛重逢人事已非

原來這位山寨公主——曹鳳娃，就是毛家佃農的女兒，毛澤東初戀情人——曹秀娃的三妹；也是揭穿他和秀娃在山坡草地幽會的告密者。由於她的告密，促使秀娃早嫁，也導致毛澤東失戀後灰心喪志，生活頹廢，以致輟學兩年，在家協助父親幹不完的苦活。

鳳娃拉著他急步進入偏殿，見過她的家人，以及大公主曹秀娃婆家的家人；大家在這種場合相會，莫不驚喜交集。當毛澤東的目光跟曹秀娃的目光接觸時，初戀情景，浮現眼前，好不心酸。而她的丈夫張正彪也在座，情敵又碰頭了，憶起當年爭風吃醋，打了三場大架的往事，彼此尷尬不已。叫他不解的，張正彪為何要拄著拐杖？

「我肚子好餓，吃了午飯再說吧！」鳳娃故意加重語氣說：「這頓飯菜，是大姐親手燒的。」

桌上的菜色，雖無海味，卻儘是道地的「山珍」有：薑絲炒兔片、紅燒獅子肉、宮爆山鴉、香酥斑鳩、麻辣山豬肉、清炖野鹿、左公土雞……等。因湖南人嗜吃辣椒，菜餚中濃烈的辣味，佐以湘江美酒，賓主暢飲，吃得好不開心。尤其鳳娃好酒量，頻頻敬酒

，毛澤東也放量豪飲，他鄉遇故知，把嬌妻臨行戒酒色的告戒，什麼「……多少英雄漢，敗落酒色關」的詩句，忘得一乾二淨。

歡聲笑語的盛宴中，毛澤東粗略了解山寨概況：全寨擁有匪徒，不，應改為眾家兄弟伙一百二十餘人。大家一致擁戴吃糧當兵的這兩位「拜把兄弟」張德勝、曹阿根為大、二寨主。他倆人的妻子張嫂和曹嫂，都成了壓寨夫人；張的兒子張正彪是少寨主，而曹的兩個女兒秀娃和鳳娃，都被喜歡拍馬屁的眾家兄弟封為大、二公主。小小山寨，變為張、曹兩家共治的「王朝」。

「怎麼不見順娃和招娃公主呢？」毛澤東已喝得半醉，口中冒一些疑問：「正彪兄的右腿怎麼少了半隻？你們是怎麼來到這裡創立山寨的……」這些疑問，使全席的人臉色大變，頓時收斂了笑容。

「毛大哥！這些問題，說來話長，我改天慢慢告訴你！」鳳娃趕急把話岔開，免得勾起張、曹兩家的傷心往事。

毛澤東從階下囚，忽而變成貴賓；當晚即搬往後殿小廂房一人獨住；由二公主鳳娃照顧生活起居，無論鋪床疊被、茶水供應，都由她一手包辦。他的舊情人——大公主秀娃，已是有夫之婦，爲了避嫌，不使出面接待；卻不時派其十三歲的兒子張小虎送來山產瓜果，藉示關懷之意。

一天晚上，毛澤東躺在木板床上，久久不能入夢；尋思要如何才能離開山寨，逃出

虎口；因為他在山下的視導工作，不能半途而廢！這時，有人來敲門；卻是鳳娃，因她也睡不穩，邀他出外賞月。

傾聽往事悲憤填膺

這天晚上，恰是陰曆十一月半，一輪晶瑩的圓月，高高地懸在千山萬壑的寒空上，哪麼的皎潔，哪麼的明亮；山嶺上又是哪麼的寧靜，但氣溫確比山下冷。在此悽清的冬夜，更像有寒氣從月亮的光芒中襲瀉下來，他倆的皮膚發戰，爲了禦寒，相互攜手並肩，漫步走向山崖，在一尊大石上坐下來，欣賞仲冬的月光。

鳳娃爲了解開毛澤東對山寨的疑團，她依靠著他堅實的左肩膀述說著一年多前的傷心往事：湘潭縣三年前新竄起的幫會舵把子朱大爺，長袖善舞，勾結官府不肖官吏，包賭包娼，走私煙土槍械，販賣人口私貨；尤以他開設的一家地下賭場，規模宏大。他的這些不法事業，分由其五個兒子掌管，綽號「朱家五虎」。

秀娃的丈夫張正彪少不更事，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家有嬌妻還要貪杯好色，且沉溺賭博，敗了不少家產。一天，張正彪又去豪賭，被朱家五虎設局詐騙大輸，欠下賭債六百元大洋，無法清償。

朱家偵知張正彪有三個小姨子，年輕貌美，正是其所開妓院亟需的上等貨色。遂趁夜深人靜時，結伙至曹家擄走順娃、鳳娃及

招娃三姊妹作人質，每人贖金二百塊大洋，限期五天償債贖人；否則要將她們送進妓院，賣身還債。

張、曹兩家四處張羅籌錢，典當了金銀首飾，仍然不敷。曹嫂偕同秀娃找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處求助，他素常吝嗇成性，這次慨然借出大洋八十元。眼看限期快到了，卻只籌得四百多元，張、曹兩家好不著急。

第四天深夜，張嫂的娘家派家中長工趙大鬍子來報信說：她們三姊妹昨晚結伴逃跑，結果只有鳳娃逃出虎口，躲藏在外婆家，一切安好。順娃及招娃不幸被抓回去，凶多吉少。

五天限期的最後一日，張、曹兩家攜帶贖金前往朱家賭場贖人。朱大爺滿客氣地說：「兩個丫頭不聽話，膽敢逃跑；現今人關在這間屋子裡，你們交了贖金，就必須趕快帶走，不得借故拖延。」

張、曹兩家是鄉下老實人，一心以爲破財消災，救人要緊，沒聽懂朱大爺的話中有話。他們送交了四百塊大洋，朱大爺冷笑道：「你們已知道鳳娃逃跑了，屋子裡只剩下兩姊妹麼！」

復仇洩恨逼上梁山

他們急於見到親人，付訖贖金後，連借據也忘記索回；就跨步推門進屋，赫然發現的是兩具女屍。舌頭伸出嘴外半尺長，兩眼圓睜，投環吊死的，顯然是順娃；另一具女

屍上，滿身血跡，當然是割腕自盡的招娃。她倆都是遭到輪暴，不甘凌辱，而以羞憤自殺來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。他們花錢贖回的是兩具死屍，好不悲忿。

張、曹兩家向官府控告，官吏接受了朱家的賄賂，硬說她兩姊妹是「自殺」死的，與朱家無關；何況，事先沒言明是贖活人。朱大爺和其五個兒子諷笑說：「張正彪親手寫的借據明明是六百元，現在只還了四百元，不把鳳娃送回來，尾數二百元是不能賴的；借據還在這兒，賴不掉的。」朱家兄弟說罷，且拿出借據在衆人面前搖晃。

張、曹兩家草草埋葬了順娃及招娃，人財兩失，飽受羞辱，簡直丟盡祖宗八代面子，愈想愈氣。鳳娃建議不如聯合兩家至親好友跟他們拚了，否則朱家沒完沒了，秀娃和鳳娃也難逃魔掌。

張德勝和曹阿根，早年一起從軍，開槍殺人、上陣併命，很是在行。一個月黑風高之夜，這兩家糾合了親友「死黨」十餘人，攜帶槍械，夜襲朱家賭場、妓院及煙館；殺死了朱大爺，其五個兒子中只有一個帶傷脫逃。大夥兒爲了洩憤，放火把賭場妓院和煙館燒得一乾二淨。

張正彪在混亂中，被朱家的人砍斷右腿；所以，至今走路要用拐杖。

爲了躲避官府追緝，他們兩家扶老攜幼星夜逃到此一嶺，湘兩省交界的九嶺山落腳。後來兩省遭受官府通緝，幫會欺壓及地痞

流氓勒索，走投無路的農民和漁民，陸續前來投靠，山寨的弟兄便愈來愈多了。

毛澤東聽了鳳娃的傾述，悲憤填膺，慨嘆這是個什麼世界！豺狼當道，虎豹橫行，軍閥內戰不已，強鄰虎視眈眈，貪官需索無度，黑道凌虐善良，苛政猛於虎。結果黎民百姓，懦弱者死於溝壑，強悍者逼上「梁山」，鋌而走險，天下怎不大亂？

情場老手山野幽會

毛澤東向鳳娃表示；他早已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，這次奉命赴全省各縣市視導，目的是結合同志，推翻這個腐敗政府，打倒各省軍閥，消滅各地幫會黑道，剷除貪官污吏及地痞流氓；要替人民主持公道，要給窮人翻身。必須徹底鬥垮所有的資產階級，沒收他們的財富，變成勞動階級共有……

話沒說完，鳳娃緊摟住他的腰身說：「毛大哥！你的主張我舉雙手贊成！」

「妳這般摟住我，不設法放我下山，我怎能完成使命？怎能向上級交代？」

「這還不簡單，明天我去遊說父親，叫秀娃去遊說她公公。」黯慧的鳳娃佻狡地說：「不過，你該如何先謝我？」

「可是，我出門在外，又遭妳們山寨打劫一空，身無長物呀！」

「我不要吃你物質上的餽贈。」鳳娃話到口邊又差澀地停頓下來：「……我只要，只

要你以前對我姐姐那般地謝我……。」

毛澤東是情場老手，最明瞭女兒家的心意。這時他情不自禁地摟住鳳娃，用嘴唇去緊吻她的嘴唇。

這一吻，像一根引線點燃了她情感的火藥庫，又像一道洪峯衝破了她慾念的窄門。她強烈的反應，起了連鎖作用，迅速地感染了對方；他的回應同樣強烈，彷彿兩個火山同時爆發，恍若兩道洪流同時奔瀉，氣勢磅礴，波濤洶湧，他倆忘記冬夜的寒風，莫不集聚生命的能源，一心要熔解對方，征服對方及淹沒對方。

鳳娃自從九歲那年，在韶山沖山坡上偷窺了毛澤東和秀娃幽會後，就一直暗戀著他，十多年來腦海裡總浮現出哪幕綺艷的景象，揮之不去。這次山寨的幽會，宿願得償，她內心欣喜而滿足。

第二天，鳳娃聯合秀娃分向大、二寨主遊說成功，答應放他下山。鳳娃興高采烈地跑來告訴好消息。詎料，毛澤東躺臥木床上，額冒冷汗，鼻涕淌流，咳嗽不已，還有濃痰吐出，渾身酸痛，下床的力氣也消失了。他這症狀肇因於昨晚在山嶺草野，興奮過度，受了風寒，患了重感冒，當然不能下山了。

充當軍師擊退敵人

他在山寨上，有秀娃噓寒問暖，有鳳娃親切侍候湯藥，最難消受美人恩，不到半個

月便痊癒了。

毛澤東正擬辭行下山，忽有山寨探子急報；鄰近九嶺山的平江縣，縣長黎連輝是湘潭朱家的兒女親家，假公濟私，欲報其親家翁的血海深仇，徵調縣內保安團隊五百多人，揚言要血洗山寨，不留活口。按平江縣，位於汨羅江上游，坐木船順流而下可抵洞庭湖。

張大寨主及曹二寨主，驚惶萬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乃央求鳳娃請毛澤東到「忠義廳」共商對策。兩位寨主熟讀「三國演義」，坦承山寨中勇士如雲，獨缺足智多謀的「軍師」；如今大敵當前，懇請毛澤東屈就山寨的軍師一職。他念在兩位情人的份上，恭敬不如從命。

毛澤東同情張、曹兩家的悲慘遭遇，最主要的是就心新舊情人鳳娃和秀娃的安危，慨然答應借箸代籌，捨命相助。他心中暗笑：當年諸葛孔明二十七歲時，走下臥龍崗當了劉皇叔的軍師；而他此時也是二十七歲，卻被擄上九嶺山落草為寇。真箇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！

毛澤東嗜讀雜書，除了「三國演義」，曾研讀「孫子兵法」，探究行軍打仗的戰略戰術，旨在出奇制勝，以小吃大，以寡擊衆而已。此時正是派上用場，一試身手的良機。

於是，毛澤東以「軍師」身分下令迎敵；他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山寨二公主鳳娃及其

十三歲的侄子張小虎，喬裝村姑村童，火速下山混入平江縣城內，探知官軍虛實動態，每天探報兩次，有重大軍情即由張小虎出城向連絡站急行上報。鳳娃聰慧機敏，進城才兩天，就建立管道把敵情瞭若指掌；尤其探知官兵的確切人數，武器裝備情形，以及行軍路線與進攻計劃……

一九三二年陰曆十二月初八日，俗稱「臘八節」，是縣太爺黎連輝統領官兵向九嶺山進剿之日。

斷魂谷中殊死激戰

毛澤東在山寨得知確實敵情後，立刻把一百二十多名眾家兄弟分為三個梯隊；第一梯隊四十名兄弟，由二寨主曹阿根率領，化裝鄉農或行商，於初六、七兩日分批從水陸兩路混入城內與鳳娃等會合，俟初八日下午山寨上濃煙升起，即照指示展開行動。

第二梯隊六十名兄弟，由大寨主張德勝率領，於八日上午十時前趕到九嶺山下斷魂谷埋伏，照毛澤東寫下的密令行事。

第三梯隊二十名兄弟，由行動不便的「小王爺」張正彪夫婦率領扼守山寨，保護孺童安全。毛澤東囑咐秀娃，曉諭那些俘擄上山的「肉票」們，官兵揚言血洗山寨，不留活口；如果山寨不保，玉石俱焚。倘能協助守山，擊退官兵，決定放大家回家，財物原封退還，分文不取。這些「肉票」聞言都樂予協助；才免除了山寨後顧之憂；故此，秀

娃才可分出部分兵力下山助戰。

於是，毛澤東得以分身，由趙大鬍子率領的五名兄弟保護下山，加入第二梯隊陣營督戰；因為，斷魂谷是攸關山寨存亡的主戰場。

八日下午一時許，平江黎縣長率領的大隊人馬，浩浩蕩蕩的開進斷魂谷，翻山越嶺，此時已人困馬乏，饑腸轆轆。他見此山谷四面環山，寧靜無聲，乃下令休息開飯，等士兵吃飽午餐，好打起精神進攻山寨。

大隊人馬正在用餐時，山崗上一聲槍響，山谷內數十處火舌同時竄起，草木枯黃，天乾物燥、風助火勢，剎那間山谷變成了火海；士兵朝兩端谷口逃命。哪曉得，谷口已被火網封死；山寨的眾家兄弟們從四面山崗用各型槍炮噴射出來的子彈，像雨點般的飛向山谷。官兵們困在山谷的火爐裡，到處亂竄，死傷慘重，潰不成軍。

於是，毛澤東叫下山助戰的大公主秀娃，用女性溫婉的語氣喊話：「山下官兵兄弟們，你們何苦為這位貪官賣命打仗，家中還有妻兒子女等你們回家，只要放下武器投降，保證不傷害你們。」部分官兵們聞聲不但放下武器，且把縣長黎連輝細綁押解獻出。不到兩小時，斷魂谷之戰結束。

柔情羈絆進退維谷

混進城內的二寨主曹阿根，遙望山寨上濃煙冒起，一聲令下，眾家兄弟奮勇攻入縣

衙，打開監獄放走人犯，因他們多數是遭貪官或惡霸誣陷的善良人民。由於官兵已傾巢而出，以致曹家父女能夠輕易攻佔縣城，撞開糧倉，濟賑貧民；再將惡名昭彰的貪官、污吏、奸商、惡霸、劣紳、幫會首領及地痞流氓的財物悉數搜出來，當街分發貧苦大眾。對一般商店平民，秋毫不犯，做到真正的「替天行道」。

入夜，各路人馬大獲全勝回營，損失輕微。統計戰果，鹵獲各型槍炮三百八十七枝、子彈二萬七千多發，歸降的青壯士兵二百九十三人，以及其他戰利品，屈指難計。

山寨人馬驟增兩倍，聲勢豪壯；寨主們聽毛澤東的勸告，遵守諾言，將以前擄上山上的「肉票」，全部釋放下山，且發還所有財物。他們歡天喜地謝恩離去；返鄉後，義務宣揚山寨的德威。

平江縣長黎連輝，及其親信爪牙十三人，作惡多端，查證屬實；綁赴山寨靶場悉數槍斃。

山寨的慶功宴及歡迎新兄弟入夥的迎新宴會合併舉行，大家稱讚毛澤東是當今的諸葛孔明，神機妙算，莫不折服。

可是，毛澤東功成身退，堅持要下山，繼續其基層組織的視導工作。但，大、二寨主執意挽留他。而兩位年輕貌美，膽識過人的大、二公主又以柔情羈絆住他；他進退維谷，走與不走之間，心中千萬難！（未完待續）